

岁末如歌

自为舟楫渡风浪

□长水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间，谁不曾撞过暗礁险滩，谁不曾怀揣一星微光踽踽独行？困顿之时，人总盼着有一双手能托底，有一个肩膀可依靠，却往往忘了：世间最坚实的支撑，从来都攥在自己的掌心。人这一辈子，总有几段难挨的时光。或许是事业受挫、前路茫茫、四顾无援时，想寻个依靠遮风避雨；或许是生活困顿、囊中羞涩、辗转难眠时，盼着有人伸手雪中送炭。

于是，“有人兜底”便成了心底最柔软的念想。可现实往往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愿望多半会落空。毕竟，人心各有其重，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自己的柴

米油盐、责任担当，谁又能分出那么多力气，为他人的生负重前行？曾见过这样一些人：把翻身的希望押在“贵人相助”上，把顺遂的日子赌在“好运降临”里，却不肯躬身耕耘，不肯对自己的前路铺路搭桥。他们总觉得，跌落时总会有人接住，懈怠时总会有人兜底。可他们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来都藏着一种朴素的对等——不是冷冰冰的利益交换，而是热腾腾的相互支撑。当你

立的力量、没有并肩的底气时，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依靠，终究会如沙筑的堡垒，在风雨中一触即溃。

这世间，从没有无缘无故的偏爱，更没有不求回报的付出。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黯淡，微光难寻。当你自带光芒，自然会吸引同频的人与你并肩而立；可当你一味依附，把人生的锚系在别人的船舷上，终会在风浪骤起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早年在巴州下乡采访时，我遇到过一位赶着羊群的老牧民。那日风沙漫过戈壁，他坐在芨芨草垛旁，捻着羊毛绳对我说：“草原上的马驹，要是总依赖母马驹，一辈子也跑不出这片草场；只有自己练出四蹄生风的本事，才能跑遍天山南北的湖海山川。”老牧民的话，带着草原风沙的粗粝，道尽了生存的真谛。

人生路上，真正能为你遮风挡雨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屋檐，而是自己亲手筑起的港湾。“抓紧做自己的窝”，这话听来朴实，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窝”，是安身立命的本事——

是笔下能写的文稿，是手中

能握的技艺，是在行业里站稳脚跟的底气；是应对困局的积蓄——是囊中有余粮的从容，是遇事有退路的安稳；更是穿越风雨的心态——是军旅生涯磨出的坚韧，是失意时不垮的脊梁，是迷茫时不慌的定力。

我们总羡慕别人活得从容，却不知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一根沉甸甸的扁担。这头挑着父母妻儿的期盼，那头扛着柴米油盐的琐碎；这头系着烟火日常的安稳，那头牵着诗与远方的梦想。你看见的云淡风轻，背后是咬紧牙关的坚持；你羡慕的光鲜亮丽，底下是不为人知的汗水。

众生皆苦，谁又比谁更容易？既然如此，何必把自己的担子往别人肩上挪？何必让他人为你的人生兜底？为难别人，其实也是在为难自己。你以为的“借力”，不过是透支人情；你指望的“兜底”，不过是消耗信任。人情这些东西，就像戈壁滩上的溪流，涓涓流淌才得长久，肆意挥霍便会干涸。与其低眉顺眼地求人帮扶，不如挺直腰杆，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路，终究要自己一步

一步走。那些熬过的夜、流过的汗、吃过的苦，都不会白费——它们会化作脚下的路，铺就前行的方向；会凝成肩上的翼，赋予翱翔的力量。当你足够强大时，便会恍然发现：原来自己就是最可靠的靠山，自己就是最坚实的兜底。风雨袭来时，不必躲在别人身后，因为你自己就是最坚固的屏障。这世间，最可靠的人是自己，最坚实的支撑是自身。别再指望别人为你遮风挡雨，别再奢求他人为你负重前行。从现在起，扎根自己的根，筑牢自己的窝，靠自己的力量，渡自己的风浪。当你自为舟楫，便无惧人生的潮起潮落；当你自成铠甲，便无畏前路的荆棘坎坷。

我与军旅词曲名家结过缘

□牟进军

长河不尽流，云山千重念。2025年12月30日一早，几位音协网友给我发来同一条惊人的消息：93岁的著名作曲家铁源先生，在沈阳逝世。他一生创作了诸多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代表作《十五的月亮》《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等成为几代人的回忆。

音协网友之所以关注铁源的消息，并第一时间发给我，是他们知晓我与铁源老师有过一段交际的缘故吧。

那是1985年3月，我以炮团枪械维修工的身份，参加了老山前线防御作战，在临时驻地和前沿阵地待了7个月后，被选调到后勤机关军械股任保管员。在前线，军械保管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保障弹药供应，隔三岔五就要带车到几十里外的弹药库拉送炮弹和回收品，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路劳顿。我有感而发，于1986年春节期间创作出一首《我自豪，我是野战司机》的歌词，数次修改，感到满意后，便不知天高地厚，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寄给了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铁源老师。就在我沮丧地认为词稿再一次“石沉大海”之际，一封来自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信让我眼前一亮，但忐忑的心却在嘀咕：该是不是又一封退稿或婉拒信吧？我小心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笺，一看落款“铁源”两字，一股暖流随之涌遍全身。

铁源老师在信中写到：“来信收到后，因外出一段时间，没能回信，请见谅。您的《我自豪，我是野战司机》，我做了个别改动，谱了曲，在寄给您的同时也寄给《解放军歌曲》一份，请他们看能否发表。作为普通的演唱，可以扩高音2以后的9小节去掉，在它的前面结束……请把你们唱后的感受和意见告诉我。祝你们多打胜仗，多立战功——1986年4月8日于沈阳。”

收到铁源老师的信与简谱，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当即用口琴和竹笛试奏了几遍。晚饭后，我去后勤处找会拉手风琴的徐来芳协理员伴奏并演唱，效果出奇地好，并引来几位战友合唱共鸣。

遗憾的是，7月11日，我收到了《解放军歌曲》杂志社遗失编辑的来信：“经与铁源同志研究，他为你写的词《我自豪，我是野战司机》谱的歌曲我利用不了。这首词，我们准备单独在刊物上发表，这点，也得到了铁源同志的谅解。现去信给你，请告诉我一点情况：这首词有无在别的刊物上发表？它是否为你的第一件作品？你现在是战士？年龄有多大？”

不出所料，1986年《解放军歌曲》第8期，《歌词园地》《我自豪，我是野战司机》赫然“入列”。那时我刚满21岁，也是首次在军内顶级刊物上崭露头角。一时间，军内外读者的来信翩翩而至……我倍感自豪的同时也深知，没有铁源老师这位伯乐相荐，我还知要在“词海”里翻腾多久才能上岸。

我结缘的第二位名家是总政歌舞团的著名词作家李幼容老师。业已仙逝的李老师，说起他的大名，一般人会感到陌生，但提及他的代表作《金梭和银梭》《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七色光之歌》等，恐怕无人不为之肃然起敬。

“你来信及歌词均收读，而且反复读了5遍。这来自老山前线的信，使我感到格外亲切。你的词《吉他啊吉他》，所选角度是好的，也写出了一定感情，但还可以写得更好些。从你练习写诗作词多年来看，你是有这个潜力的，现在就让我们以战友的身份，互相学习来谈一谈，我对你的这首歌词的读后感吧！第一，你写这首词的立意、主题是可

取的，在战地抒情；以弹吉他的来寄托浴血奋战在前线的战士的崇高的情怀，这无疑是值得歌颂的；第二，你这首词选择在阵地硝烟散去后的胜利之时来歌唱，是真实的。记得我到大功七连采访时，很多战士就是在胜利之后喜爱唱歌，甚至有的战士还自编自唱，所以你写的这个典型的环境是不错的，而且又是弹吉他的——这是当代青年军人喜爱的乐器，所以很有代表性。以上是可取的一面，但这首词写得不理想——我直率地说，主要在写情上，写得不透不细，没有把内心那种激动的情绪很好地写出来。首先，这是一位身在老山，而又刚刚战斗之后的战士在歌唱。你再细细地想想：那时心中该是多么激动啊！想到战友（而且有的战友还倒在冲锋的路上），想到妈妈（妈妈送别儿子到前线那动心的分别与盼望，能写出多少激动心魄的感情啊！），所以，我觉得你目前的词仅仅写了一些浮在生活表面的现象，而没有深入开掘人物（战士）内心极为丰富多彩的感情。想得不深不细因而也就写得不深不细了，缺乏更为感人的艺术力量，这方面你可以借鉴一些抒情的好歌。那些歌词，都是很深刻很动情的。如《十五的月亮》，这首词后面写得多有情有意啊，既高度概括了两地相思之情，又升华了那种特定的感情，用词上也很新也很具体、生动，这正是你这首词缺乏的，你说对吗？其次，你这首词是写在老山，又是写老山战地生活，但从目前这首词来看，缺乏鲜明的老山特点，不只是因为没提老山两个字，要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是写老山地区的，比如战地环境的精练的点睛之笔，借景抒情。其景，就是当地的有特点的生活，这方面你在前线要比我更熟悉吧？这里面还有一个请你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身临其境而在作品中反而缺乏特定情景的描写呢？就有一个如何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的问题，要善于观察生活、开掘生活中的美，再用生动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使受众和自己一起产生共鸣，这样作品就会成功的。以上是我直率地谈了一些感想，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吧……”

这是1985年12月24日，李幼容老师给我写的第一封书信的内容。之后，他在百忙中寄给我的第二封信，又对《南疆情歌》《小磁带》两篇习作，提出了“选题和开掘主题上再深刻些，表现手法上再新颖一些，感情抒发上再细腻动人一些，语言提炼上再精益求精一些”的四点宝贵意见。就是这样一位词作名家，对我这个一文不名、素不相识的普通士兵的几首歌词习作，认认真真地审读，实实在在地剖析，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从中看不出一丝敷衍的痕迹，也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这是一位多么可敬可亲的词作家！

临别时，邬老师还在我与刘红枫老师合作的一首歌曲《咱们当过兵》上，进行了不厌其烦地修改，并工整地署上了我个人的名字，其谦逊大度的胸怀，令我敬佩有加、无地自容。

半缘造化半缘痴，军人情结巧相识；诗媒词信勤慰勉，山容水意两相知。有了四位词曲名家的指点、赐教、引领、激励和鼓舞，我业余歌词创作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歇——有弘扬主旋律的《幸福共享》《逐梦远航》《清风人家》；有赞美家乡风景、人物的《我爱你，平阳》《昆嵛山之情》《书香平阳》《明灯》；有讴歌企业、乡村的《仙坛，我们的荣光》《农用车告白》《英雄故里美名扬》《龙果美》；有励志师生的《光芒》《立德励志歌》；有大角度的《诚信花儿开》《家兴国盛》；也有小切口的《苹果红》《加微信》，有荣获精神文明精品工程奖的《照亮别人照亮自己》《采桑甚》，也有斩获行业奖的《我爱矿井下的棒小伙》《跨海大桥》；有在新华网客户端超百万点击量的“精品”，也有“学习强国”屡次亮相的力作……

我与四位军旅词曲名家的结缘，正应了一段网络流行语：缘分不是巧合，那是天意；友谊没有模式，只有珍惜；没人能留住岁月的脚步，但可以留住美好的回忆；珍重友情，感恩相遇！

收到此信，尽管我已退出现役，按部队规定的立功受奖也成了过去时，但于我一个

人到中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喜欢《小窗幽记》中的一段文字：“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

臭味之交，如斯而已。”

尤其“幽趣”二字，颇有真味。何为“幽趣”，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幽雅的趣味”，既幽静雅致又富含趣味，着实令人羡慕。

世间趣味繁多，幽趣位列其一。也许是喜爱读书的缘故吧，我对富含幽趣的文字、书画、故事等颇感兴趣，于是闲聊几句。

竹子的品质与幽趣十分相配。竹，挺拔、清幽、有节，恰是文人风骨的象征。比如，苏东坡先生甚爱竹，在杭州任职期间，游历到临安县一僧人居所“绿筠轩”时，被竹林的清幽打动，纵笔写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千古佳句，肉仅仅能满足口腹之欲，竹却是大词人的心灵的寄托。试想，竹林环绕，倚竹而居，幽趣盎然。

林中听鸣也是幽趣之一。春夏时节，林木繁荫，静坐山林，林鸟争鸣，有时纵然没有黄鹂的清脆，但“唧唧，喳喳，咕咕”的鸟鸣声，俨然可当作一部清美的鼓吹之曲。忽然间，林鸟舒展羽翼，跃离枝丫，搏击天空，时而低旋，时而俯冲，终见它的“庐山真面目”，更增添了几分意外的幽趣。

幽趣自然离不开闲居。陈继儒先生曾这样描述闲居之趣：“不与交接，免拜送之礼，一也；终日可观书鼓琴，二也；睡起随意，无拘无束，三也；不闻炎炎嚣杂，四也；能课子耕读，五也。”茅屋三间，木榻一枕，焚香啜茗，闲居之乐，幽趣十足。

幽趣与金钱、权势无关。比如，陶渊

闲话幽趣

□刘云利

我不胜酒力，远离杯盏，不吸纸烟，偶尔品茶，不爱运动，被友人戏谑地称为“无趣”之人。但无趣是他们的，我自认为颇有几分幽趣。周末时间，酷爱欣赏体育比赛，凡是体育项目皆可入眼。仰卧沙发，品味竞技魅力，既可消磨时光，又可取悦自己。甚爱足球，纵然屡遭国足虐心，但痴心不改，偶有上佳表现，幽趣便油然而生。

我不好棋牌，但爱观之。盛夏酷暑，街头巷尾，或乘月下之光，或乘街灯之光，一枚方桌，几人围坐，或下棋对弈，或打扑克牌，或温文尔雅、不动声色，或市井俗味、热闹喧嚣。他人下棋，费神伤脑、眉头紧蹙、暗自较量，我等壁上观，洞察人性，不伤脑神，幽趣几多。

如是而言，人生在世，除了紧张忙碌的打拼之外，不妨找寻几个钟爱的幽趣，既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又可以调节生活趣味，何乐而不为呢？

胜胜令·恬静小村

□秦秀荣

秋风吹冷，落叶铺金。静观流水赋诗文。
窗前月影，透珠帘，照瑶琴。映画堂、如水似银。
煮酒飘香，醉了夜，醉了心。醉得黄犬吠柴门。
灯花早谢，睡无眠，望冰轮。侧耳听、恬静小村。

春天的浆果(外一首)

□赖玉华

收拾写满秋声的落叶
等一场预谋已久的雪
月光翻动虬枝的秘语
任西风把夜色
嵌进穹庐的罅隙
清辉拉长孑然的背影
床头的唐诗宋词
守一盏颤巍巍的灯火
一遍遍誊写，誊写
雪在飘落前写下的诗句
远去的，依然在远去
鸽子衔来北方的邮封
每一片旋舞的雪花
都在替我
投递春天的浆果

雪落无声

雪在来的路上
更多的冷空气
一场接一场
细碎的雪花轻摇
以冰凉的方式与我亲近
漫长的冬天里，有雪入怀
这是我无法拒绝的拥抱
一场又一场的奔赴
俨然是寄给春天的请柬
而我鬓角的那一场
飘落成岁月浅白的印记
在缓慢走来的时光里
学会看雪，学会
如何让飘摇的尘埃落地